

一个秋日的早晨，我将我的四个女儿叫到身边，向她们披露为父当天夜里干的一件事，身为中年机关干部的我，奉命去捉捕一个少女，即当年红旗中学初二年级的徐丽珍(化名)。据说她因流氓罪，跻身于1983年9月3日声势浩大的“严打”对象之中。她住在一条名巷老宅不大的耳房中，父亲是革命伤残军人，母亲靠在纸盒组糊纸盒为生。我们传唤住在阁楼上的她下来，她身穿布质套头衫、短裤，站在我们面前，一脸羞涩，一脸迷茫，候候摆布。见此景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带领我们去捉捕的民警让我上楼看看，有什么相关的“证据”。

阁楼上还住着她的两个姐妹，桌上只有低劣的化妆品，还有她的一套新书和开始作业的本子，批改日期即9月3日。我望着本子，心里酸楚，昨天的学生，今天就沦为“犯罪嫌疑人”了吗？尽管我不解，还是以此向女儿们提出警示：遇事循规勿乱。

我们就要把徐丽珍带走，问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，其父病在床上哮喘得说不出话来，其母又气又恨：“不听话，不听话！跟那些坏伢子能跑出什么好事？”带走徐丽珍时，没有用警械(严打对象多，不够用)，只是用绳子在她臂膀上缠绕了几下，就将她带往看守所。夜深人静，趑然足音，敲击着我的心。我第一次“协警”，干得对吗？她这个豆蔻少女需要抓吗？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到学校将她的那套新书退了，把钱送到她家，几块钱也可以贴补家用。次日我去上班，将事情和我的心事告诉同事。同事笑谈，你不要为她“焦虑”，说不定就会有“捉放徐”的戏启幕。

秋去冬来，春暖花开。徐丽珍无罪释放。在狱中未流一滴眼泪的她，在父母面前大哭了一场。那是一种令少女难以接受的梦魇，没有父亲的哮喘声，没有母亲的唠叨声，一觉醒来，身边不是亲姐妹，而是面目各异的女囚徒。

人生在世，有人一生顺遂，有人命运多舛。徐丽珍走上全新的路，唱的是悲喜剧。年轻的她，再也没有走进校园，被安排在一工厂工作，她有繁忙的劳作，惬意的生活，幸福的家庭，可

说到江城武汉，人们脑海里会闪过黄鹤楼，在“桑间樵熟麦齐腰”的时节，我和家人在那里游览了几日。

行走在绵亘蜿蜒、形似伏蛇、古迹众多、植被茂盛的蛇山上，嗅着清新的空气，踏着逶迤的古石道，那萋萋的芳草，氤氲的花香，徐来的清风，让我的心情倏忽开朗了。巍峨壮观的黄鹤楼就矗立在山巅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楼下的广场上游人如织。穿石坡，踏雨道，舒同先生题写的“黄鹤楼”在艳阳照耀下熠熠生辉。我们从正门进楼，一楼陈列着黄鹤楼兴衰成败的木雕展览，眼前栩栩如生的木刻讲述了其饱经沧桑的历史。导游告诉我，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，公元223年，为吴国孙权所建。曾多次毁于战火，最后一座古黄鹤楼建于清代光绪十年(1884)，后又被烧毁，游览的黄鹤楼是武汉市政府1985年6月重建的外五层内九层的现代建筑。

跟随导游从二楼古红木展览登上三楼，楼中好几幅玻璃橱窗镶嵌在墙壁上，这些是历史上文人墨客登楼题的诗词。我认真地浏览，并不时地用手机拍摄，有南朝的、唐宋的、明清的。从介绍上看有鲍照、孟浩然、崔颢、李白、苏轼、岳飞、陆游、张居正、王世贞、林则徐等留下的上千首诗词。流传最广的当数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：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使得该楼声名大振。而李白的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则为武汉成为“最美江城”奠定了基调。

穿过四楼陈列的唐、宋、元、清代不同风格的黄鹤楼模型，我们终于登上楼顶端五层。蹀躞楼廊，天空湛蓝，云蒸霞蔚，飞鸟翔集。驻足“极目楚天舒”的匾额下，俯瞰眺望，黄鹤楼依山傍水，长江大桥雄伟壮观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……置身于这“天下绝景”中，使人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心灵似乎与自然美景互渗交融。

从黄鹤楼出来，我们来到武汉盛名小吃街——户部巷。在明代形成、古色古香的“汉味小吃第一巷”中，牌坊众多，商贾林立，店铺青砖黛瓦，街道古石铺设，两三处小桥流水，怡然舒

武汉散记

□ 高晓春

心；武汉名点，应有尽有，饱尝美食之余徜徉街头，人仿佛穿越到明清小说中，欣赏现代风情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第二天，我们拜谒了辛亥革命纪念馆——武昌红楼。在孙中山先生的石雕像前，我面色凝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。红墙红瓦的红楼在绿草绿树的映衬下显得庄严肃穆，宋庆龄先生题写的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”格外醒目。眼前一部反映武昌首义的宣传片引起我的兴趣，片中详细记录武昌首义，直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颁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的经过。片中的血雨腥风、艰苦卓绝，看了让人热血沸腾。

此时，我脸颊有些发烫，缓步走着，来此参观的游人像瞻仰烈士陵园一样庄严。

“不见相知人，惟见古时丘。路边两高坟，伯牙与庄周。”当年陶渊明曾在古琴台上赋诗。时光荏苒，当我们走进这片古色古香、琴声缭绕的古琴文化圣地，感受伯牙与钟子期在这里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典故，心更怦然而动了。始建于1500年前的古琴台在浓密滴翠的树荫之中，斗拱飞檐的正殿堂有6幅图片，讲述他俩“从高山流水巧遇知音到明月清风义结金兰，最后破琴绝弦以谢知音”的感人故事。我看得心潮澎湃。出正殿，穿回廊曲径，过亭台楼阁，在音乐大师伯牙抚琴的石像旁，突兀的怪石中长着一棵古朴葱郁有大箩筐粗的“知音树”，两条粗砺的树干似人的双臂交叉盘绕着，形象化地见证他俩知己知彼、忠贞不渝的友情。

武汉初夏的夜晚是迷人的，八国联军侵华后在港口的建筑群，现在成了商业区；港口边纳凉散步的人如潮水，汇集在江边。漫步徘徊汉口港，江风习习，涛声阵阵，天上的星光和港口的路灯摇曳生辉，从树的枝桠折射的光影朦胧迷离，恍惚间，我竟不知今夕何夕，身在何处……

其实武汉的美景何止于此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还游玩了地势险峻的晴川阁，烟波浩淼东湖，以及湖北省首刹归元寺，商务中心汉正街……

有人到中年，早已失去父亲的她，又患上了淋巴瘤，一个月开了两次刀。现已内退的她享受养老、医疗的基本保险，顽强、健康地活着。回顾所来径，昭示着许多事理让人遐思。

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基石，而人治历来为人们所诟病。保持高压态势下采取专项治理所取得的成果为海晏河清创造了条件，人们常常津津乐道。自然灾害加上人为的因素形成的苦果，百姓终生难忘，难以下咽。而专项运动中的缺失，人们是可以理解的。当事人徐丽珍认为对于有罪和无罪的问题上，政府已还了她一个清白，她只是青春时期闪了腰，没有留下后遗症，同人们一道生活在改革的阳光中。

历来党的各级领导告诫我们，在纷纭复杂的事以至丑恶的现象中，要分清各类矛盾，厘清黑白是非，理清前因后果，依法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办事，以震慑恶势力，教育大多数。像徐丽珍这样的少女，近墨者黑，偶尔偷吃禁果，并无参加团伙的劣迹，充其量是加强教育，绝不能不教而诛。那次“严打”，邻居中有婚外情的；附近烧饼店男同胞为和面的女同胞，在其身后为其抓痒，竟然抓到前胸的敏感处，遭其臭骂，并没有酿成大事。当时，此类人等，皆成为“严打”对象，以致造成看守所“人满为患”。凡事失去分寸，就会事与愿违。

人在世上走一遭，他的公民权、生存权等各种人权理应得到保障，这方面工作我国正不断落实、不断完善，得到了世人的首肯与认同。曾经身陷囹圄的徐丽珍有过失去自由权的体验，但是，更多的有她无罪释放后书写人生的自由权的感受。在小城的蓝天下，大家和睦相处，营构自己的爱巢，关注小城的发展，那就是和谐的、幸福的。患了病以后的徐丽珍坚持与疾病做斗争，她说能够活着、望着下一代健康成长多好。

她和年近八旬的母亲对我很友善，我告诉她们，撰写此文不是揭她的“伤疤”，而是就事说说关心下一代的老者的心里话。她们知道，从“事发”以后，我一直为她叫“屈”。我也愿意与热心人一道，去看望、慰问正在康复的徐丽珍。

有人说，写作是一种天赋，有人说写作是一种缘分，有人说写作是苦行僧。我从没有深究过这些话题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，没感到自己有超人的天赋，也没有苦到什么程度，兴许是自己入道不深，捧不出像样的文学成果才如此大言不惭。如果非要说什么，那就是写作，或者说写诗，几十年在我生命的土壤里种下了什么，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什么，在我不老的心灵深处点燃了什么，基于这样的思路猛然回首，却发现是锲而不舍的写作铺垫了人生路，是诗歌的精致、含蓄、优雅锻造了自己做人的品行，是一行行诗句垒起了自己人生的高度。

记忆的河流中往事沉浮，风雨剥蚀，能打捞出有价值的沉淀，还真的很难。而自己热爱的写作却不一样，那些锈迹斑斑的文字，尽管蒙上了岁月的尘埃，但只要你想翻晒那些曾经快乐的日子，它依旧鲜活铮亮；那些热血沸腾过的诗句，怎么也不会随着时光老去，只要你去触摸，依然还是那么温暖。

记得是在高中毕业后的那一年，尚未恢复高考的年代，农家子弟求学最高的期望值就是将来能有一份工作，因此，毕业前一年注重语文学学习更多一些。那时候，数学几乎就放弃了，动不动就钻到语文老师的宿舍里，去探讨文字与工作的关系，借两本老师床头才有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偷着看。揣摩爱好文学的语文老师写的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诗歌、小说……是不是那时候就算是文学起步了，也不尽然，因为自己根本弄不懂，怎样写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只是囫圇吞枣地看，学着写一些小报道、小快板、小诗歌，小到只能用钢板刻出来，在班上散发，后来被镇文化站编印的《鹭社潮》采用了一些，自然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夜不能寐。

自认为与文学结缘是毕业不久，被文化站长拉进了“文化”这个圈子，知道了高邮有个文联，有一个叫《珠湖》的文学杂志，知晓本市有几位文学“大咖”。那时候上城，经常将平时赶集卖糠的几个钱聚起来，去新华书店买书，壮着胆屁颠屁颠地去《珠湖》编辑部送稿子，偶有小豆腐块发表，其乐无比。在那个文化缺失的年代里，读书依旧是社会刮目相看的文化形态，无论

你如何青涩的文字只要能变成铅字，让人阅读欣赏，那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值得庆贺的事情。是不是青春就此被文学点燃，自己全然不知，只记得业余时间乐此不疲地接纳着那些大人们不愿干的抄写、复写、刻印文字的任务，一点不劳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真的是被文学深深吸引，尽管眼中的文学世界很狭窄，甚至狭窄到乡镇文化的粗浅草根范畴，但在心灵深处它是一道风景线，它在人生的起点处埋下了基石，这块基石镌刻着人生的方向，成为一个生命里怎么也抹不去的逗号。

县教育局规定，7月10日开始放暑假。县第三中学办公室7月8日发出通知：订于7月9日上午8时在第一会堂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，部署暑期相关工作。

7月9日上午8时前，全校教职工150多人济济一堂，等候开会。这所学校有个传统习惯，从不设主席台，只设发言席。8时的钟声响了，段校长坐上了发言席，先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总结，大约已经讲了10分钟，只见一位50岁左右胖乎乎的男老师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大摇大摆、器宇轩昂、目不旁视、若无其事地直往最后一排的空位置上走，当他在过道上一摇二摆地行走时，两旁的青年老师发出了轻微笑声；校长似乎习以为常了，照常讲话。

这位老师姓卢，青年教师给他起了个雅号叫“大儒架子”。

江淮一带称大摇大摆地迈着官步、目不斜视、不顾他人的感觉、不拘小节、自行其是者为“大儒架子”。卢老师平时走路总是大摇大摆，处事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，对于别人的指指划划、背后议论全然不顾，似乎符合江淮一带人称“大儒架子”的要求。

“儒”原泛指术士，后指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术、数以“教民”的知识分子，到孔子

就这样拄着文学的拐杖开始在人生旅途跋涉了，旅途的第一个驿站，应该是我市首届文代会。记得大部分会员是城上的，乡下的没几个。会上见到了那些只能在报刊杂志上看到名字的知名作者，看到一大群人奔赴在文学之路，之前的孤单、寂寞之感被一扫而空，感觉文学的天空是那么辽阔，那么壮美，只觉得自己这只风筝飞得很低很低，文字稚嫩得经不起捶打推敲，到底写什么呢？那时候“伤痕文学”热刚过，诗歌热浪便滚滚而来，文学社、诗社如雨后天笋。有人戏说：大街上一砖头能砸中几个诗人，还派生出许多流派来。就在那个相对热闹的文学天地里，我选择了诗歌。记得是1986年秋天，我的第一首诗歌《运河的纽扣》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，直到现在还有文友在文学群里调侃我的“纽扣”情结，我挺欣慰这颗“纽扣”在人生中的点缀，因为它是我的处女作，是我涉足诗歌之后迈上的第一个台阶，内心感觉此刻与诗歌走得更近了，无论将来这颗“纽扣”是否会丢失，它已经实实在在地装订在我的心灵，它诗香袅袅，尽管夹杂着泥土味，那是我人生笔耕收获的第一束谷穗，非常饱满而又美丽的谷穗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增厚，对文学那股最初的狂热已经淡去，在一次次参与文学活动，接触更多的作家诗人之后，方知自己的斤两。长期以来，乡镇工作的实践，党的宣传工作赋予自己的使命感，更多的是注重文学的社会性，客观地承认自己难以挣脱传统构思的束缚，不去努力攀登当下新诗的巅峰，而是在文学与文艺相结合的道路上，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步。近十年来，自己除了出版三本诗集和在省内外发表一些诗作外，撰写的朗诵诗、小品、文艺节目、微电影有近百篇，基本都在屏幕和舞台上展示过，其中朗诵诗《运河颂》2012年被央视“中华长歌行”栏目选用，由陈铎、虹云两位国家级资深朗诵家朗诵，音乐剧《一家妻儿老小》2012年获扬州市廉政文艺展演一等奖，在2007年还举办了个人文艺作品专场晚会。观众的掌声是对作品的认可，宣传家乡高邮，更是一个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作者对家乡的回报。长期以来，我坚守在本土文学、文艺园地耕耘，把在《扬州日报》《扬州晚报》《高邮日报》《珠湖》杂志的发表看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。当然，有时候，凭窗望月，怀想那些飞得更高的作者自感羞愧，他们一本本厚重的著作，坚挺在文学的前沿，辉煌在领奖台上，心中还真的有些隐隐的痛，可是再一想，自己那些作品虽然多数是应景之作，可它伴随着节日、节庆的文艺活动曾经多次博得过观众的喝彩，成为一次次深受观众欢迎的精神大餐，这种褒奖，其意义也是深远的。

回首来时路，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一句：诗歌，我向你致敬，你垒起了我人生的高度。

后金山

大儒架子

□ 朱延庆

印象中，凡大儒似乎总应该有其与众不同而特别的地方，其风度、气派、气势总应该超过一般人，这是出于对“儒”的尊重。身为大儒，其言行果真有其架子，而被江淮人称为“大儒架子”者，一般总带有贬意的。

有的人走起路来天生地大摇大摆、一摇二摆，一副大儒的架子，但接之也温，处之也和，同事对其“架子”并不以为然，有的青年教师在茶余酒后还谈起了“黔之驴”的故事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

盂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